

独幕话剧

第07

在哨崗上

刘斯奎作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獨幕話劇

在哨崗上

劉斯奎作

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人物 梁 健——解放軍通訊員。

陳捷文——解放軍班長。

刀京良——解放軍的傣族新戰士。

李啓明——解放軍連長。

張海棠——解放軍班長。

鄭仁霖——第一個偷越國境者。

老头兒——第二個偷越國境者。

小 孩——嚙巴。

王益喜——解放軍衛生員。

地點 邊疆某边防軍的一個連部。

時間 現代。

幕啓時，通訊員梁健用手絹蒙着自己的眼睛，在練習裝卸武器，嘴裏輕輕地唸着武器的各個零件的名稱和裝卸的次序。老班長陳捷文揹着背包出現在門外，向裏頭張望了一下。

陳捷文：報告！

梁 健：哎，連長、指導員都出去了，有事嗎？我給你打電話……

（這時陳捷文悄悄地走近了梁健，用手把梁健連抱帶腰緊緊地抱住，梁健就叫起來了）哎……，誰呀？……別鬧！我給你說正經的。

陳捷文：（用另一種聲氣說話）你猜，我是誰？

梁 健：管你是誰，放了，放了！零件弄丟了，我可要發火啦！

陈捷文：零件要丟了我負責賠償，你請猜吧！

梁 健：（使勁去掰陈捷文的手，結果陈捷文抱得更緊，梁健無可奈何地猜起來，兩隻手貪婪地摸着陈捷文）是个大个兒……是……不對……沒有這麼壯……是……背包……

陈捷文：（不禁地）我是“背包”？……哈哈……

梁 健：陈班長，老陈，（肯定的）你，是你，跑不了！（学陈捷文的笑声）哈哈……，听你那个傻笑勁兒。（陈捷文鬆了手，梁健摘下了手絹，兩人親切地擁抱起來。大概是碰到了陈捷文的某一处伤口了）

陈捷文：啲！

梁 健：怎麼？伤沒有好呀？那你急着出院幹啥？

陈捷文：（神秘地）噓……基本上好了。你可別小廣播，擴大宣傳！說我伤口怎麼長，怎麼短。

梁 健：咱向來就沒这一条缺點。不过你坦白！是不是赶回來評復員？

陈捷文：唉！要回家打医院就開路了，还回第一綫來幹什麼？老实告你說吧，为盖营房，住了医院，差點兒算了伙食賬。要不在新营房住上兩年那才冤呢！連長、指導員都上哪兒去了？

梁 健：指導員去团裏開會，連長到太洛寨去了，你們老二排補充了不少兄弟民族新战士，他去看他們去了。

陈捷文：成份好吧！

梁 健：那还用說，都是棒小伙子，不是民兵，就是联防隊員、党团员、積極分子兒……

陈捷文：咱們連都有哪些“老人兒”留隊的？

梁 健：不少呀，總有毛三十，連長、指導員、我、你……

陈捷文：廢話，這幾個還要你說。

梁 健：你甭着急，還有吶；你們原來班的張大嘴——張海榮，提升當班長了。（鬼祟地）聽說，你也提了，要當官兒了。

陈捷文：扯我幹啥。小梁，听你这口气是不是想下班裏去？

梁 健：我？沒有。我一向都“忠於自己的崗位，就像葵花忠於太陽”。

陈捷文：那你練習矇眼睛裝卸武器幹什麼？還不是想下班去當新兵的直接首長？

梁 健：唉！這是响应咱俱樂部活動，配合教育新戰士，讓新戰士看看老兵是怎樣熟練自己手中的武器，咱在這個上頭可不能落後，有個威信問題！

陈捷文：嘿，小鬼擺老資格了。

梁 健：這是實際情況，新兵，新兵，樣樣都新。就是差點勁兒，笨手笨腳的。

陈捷文：“笨手笨腳”，這話可不對頭。你想想你自个兒吧，參軍那一節是個啥樣兒！我記得有一回行軍演習，集合隊伍遲到不說，還沒走出半里地，背包就鬆開了，一隻手提着鞋，一隻胳膊掖着包袱，背包帶子繞了一脖子。够窩囊了，把連長——那陣還才當排長，急得，又氣又笑……

梁 健：哎哎哎，打人不打臉，揭人不揭短。那是過去的事了……

陈捷文：你現在是个“過來人”了，就笑話別人笨了，我不同意。不是笨，是不熟悉，沒有过过部隊生活；咱們多穿幾套黃棉襖的有責任，要加緊幫助。

梁 健：这个就不用你上政治課了，我也明白，要不然留隊幹嗎？

陈捷文：可你才剛說的那話兒就不大明白，我在醫院听指導員寫信說，你申請入党了。

梁 健：嗯。

陈捷文：要对自己要求嚴格，不論是言語行動。

梁 健：对，你要多幫助我。

陈捷文：那沒有說的。这一階段，情况怎麼樣？

梁 健：怎麼樣？前天又弄住了幾個。这些坏蛋們像以前那样，裝成少數民族，赶个街子的这一套是混不進來了；現在裝起畜牲，一忽兒是馬鹿，一忽兒变野猪的想往裏爬。听说最近还來了一个美國冒險隊兒。

陈捷文：是“探險隊”吧？

梁 健：也許是吧，管他什麼冒險隊、探險隊的，本質上都是來冒險找死。瞧，說了半天話，都忘了招待、招待你了，

（从抽屜裏拿出一包香烟）來，吸棵烟。

陈捷文：小鬼学会吸烟了？！

梁 健：我沒那个癮，是連長的，照顧一下你这个幹部嘛，
（倒水）喝水吧。

陈捷文：行了，你就別張罗了，我这就走了，回太洛寨排裏去看看……

梁 健：你慌啥？連長一會兒就返回來了，等你新的工作决定了再走嘛！先在这兒吃了飯……

陈捷文：不了！……

〔後台突然有人叫連長和急促的脚步聲。〕

陈捷文：誰呀，這麼咋呼？

梁 健：大概是新战士。（走向門口，迎面碰上來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，他抱着一个血淋淋的受了伤的孩子）

梁 健：〔失声地〕啊呀！刀京良，你……你这……这是誰家的孩子？

刀京良：我……我們的……

陈捷文：咱們部隊的小孩？

刀京良：不是，不是大軍的！是我們傣族的孩子，你看这个。

（指小孩身上某件裝飾）救救吧，救救吧，他摔的很兇、很兇，血流得老多囉，要死的，他会死的！

梁 健：这怎麼辦，陈班長？

陈捷文：別慌，衛生員在家嗎？

梁 健：在。

陈捷文：你快去找他來！把小孩放这兒吧，放平。

梁 健：那下边有我一塊雨布，給他垫上。

陈捷文：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！

〔梁健下。〕

陈捷文：淌了一臉的血，臉白的跟紙一样了。

刀京良：我來揩血……

陈捷文：（制止地）別動他，讓衛生員來洗。來，你過來吧，
洗洗手，你叫刀……？

刀京良：刀京良。

陈捷文：噢。我叫陈捷文，剛从医院裏回來。

刀京良：是囉。我是沒有見過你。

陈捷文：現在不就見了面了嗎？你是傣族的？

〔刀京良點點頭。〕

陈捷文：做得對呀，解放軍要關心羣衆。

刀京良：嘿……（笑起來了）那我……我回哨上去了，這個小孩
交給你了。

陈捷文：好。（見刀京良欲下）你等等，你說回哨上去？

刀京良：是囉，我是在黑林子站哨，遇上這個小孩的。

陈捷文：在黑林子，靠界河嗎？

〔刀京良點點頭。〕

陈捷文：那你離開的時候跟你們班長、組長報告了沒有？

刀京良：沒有呀。

陈捷文：那壞了！

刀京良：哪樣壞了？

陈捷文：怕是殘匪搞的鬼。

刀京良：啊！沒有，沒有，不要說殘匪了，連條小蛇我也看得
見。

陈捷文：殘匪比蛇要毒辣得多。你們班長是誰？

刀京良：張班長。他現在還在哨上，他帶的班。

陈捷文：你赶快去，跑步去，報告排長，把你为了救这个小孩，沒有向班長報告，就離開了哨，都告訴他，他会处理的，快點。

〔刀京良急下，与梁健相遇。〕

梁 健：不要急，衛生員來了。（欲攔刀京良）

刀京良：我有別的事兒！（跑步下去）

梁 健：（詢問地）怎麼了？

〔衛生員王益喜上。〕

王益喜：陈班長你回來啦，來，我看看你傷口好了沒有？

陈捷文：我早好了，快先看看这个小孩吧。

王益喜：对，一会儿咱們再扯。（開始診斷）

陈捷文：（把梁健拉到屋角，悄悄地說）壞事了！

梁 健：怎麼的？

陈捷文：刀京良發現这小孩受伤就擅自離開崗位，要是讓敌人鑽了空子怎麼辦？咱們給連長打个電話吧。

梁 健：好。（搖机子）接太洛寨二排……二排嗎？找李連長講話……我嗎？我是連部。（把机子遞給了陈捷文）

陈捷文：（对耳机子）喂，是李連長嗎？……我是陈捷文，是呀，出院了，全好了，剛到家……是這麼回事！有个新战士叫刀京良，他在黑林子站崗發現有个小孩受伤了，他就把小孩弄回連部來了，也沒有向帶班的報告过，這裏边怕有問題……我已經叫他回去了，是……是。（放下机子）

梁 健：怎麼樣？

陈捷文：叫立刻派人去警戒搜索……

王益喜：（同時）不太要緊，比較正常，血流得不少。

梁 健：（同時）哦！

陈捷文：（同時）哦！那好，沒有危險就不要緊了。小梁，你們招呼着點兒，連長馬上就返回來了。我就到黑林子那兒去看看。

王益喜：你上那兒去幹嗎？你，你要好好休息。

陈捷文：不，這是連長的命令。

王益喜：那你小心點兒！

〔陈捷文答应了一声急下。〕

梁 健：他是老兵裏的头兒，你又多操这份心了。

王益喜：你懂啥！我一眼就看出來了，他的伤還沒有好利索。

梁 健：噓——這是咱倆說；你可要保密，絕對不能擴大宣傳，說他伤怎麼長，怎麼短。

王益喜：這就不用你多操这份心了！

〔這時候，受傷的小孩子，掙扎地要抬起頭了，嘴微微地張開，發出低低的，斷續的聲音。〕

梁 健：張口了，要幹什麼？

王益喜：口渴了，要水喝，有水嗎？

梁 健：有。（倒了一杯水）

王益喜：我來餵他。（喝完了水，王益喜把小孩又放平，把杯子放到另一個地方去。在這時候……）

梁 健：喂，喂，小老鄉，你叫哪樣名字？……幾歲了……七歲？……八？……九？

〔小孩呀呀的回答着。〕

王益喜：你過來，別逗他，要安靜！他連呼吸都吃力，哪有勁兒跟你閑扯！

梁 健：不對，他不是沒有勁，是不會說話，是啞巴！

王益喜：你又下結論了，這是生理問題，我多少比你懂點兒！

梁 健：你懂怎麼的，我這個判斷有點把握，不信你試試。

王益喜：（他作了一個簡單的實驗）可能，耳朵也不好。

〔後台自遠而近的馬蹄聲，接着是皮鞋聲。〕

梁 健：听！……回來了。

王益喜：誰呀？

梁 健：皮鞋响，許是連長回來了！

〔連長李啓明上。〕

梁 健：（同時地）真是連長回來了。（下去打洗臉水）

王益喜：（同時地）連長回來了。（隨着連長去看小孩子）

李啓明：（答應梁健、王益喜的招呼）嗯。（詢問小孩的傷勢）怎麼樣了？

王益喜：不要緊了，才剛還要水喝。

李啓明：（看見了背包）陳捷文呢？

王益喜：他出發了。

李啓明：往哪出發？！

王益喜：黑林子界河那兒，說是你命令他去的嘛。

李啓明：我？……（笑了一笑）這傢伙！他傷口全好了吧？

〔梁健端着一盆水上來。〕

王益喜：嗯……唔……

〔梁健、王益喜二人看了看。〕

李啓明：（發現了）唔？

梁 健：他基本上好了。（轉移目標地）連長，你洗臉吧，你餓不？我到伙房弄點吃……

李啓明：別搞了，我不餓。听你这口气陈捷文还没有好利索囉。

梁 健：（同時地）嗯。

王益喜：（同時地）嗯，是还没有好利索。

〔乘連長洗臉的時候，梁健、王益喜竊竊地耳語。〕

〔班長張海榮驚惶地上。〕

張海榮：連長在家嗎？噢！報告連長……

李啓明：慢慢兒說！

張海榮：我們班新戰士刀京良在黑林子崗哨上失蹤了，地上有血呀！

李啓明：刀京良倒沒有失蹤，怕是把殘匪放進來了！

張海榮：把殘匪放進來？那他……他是？

李啓明：他是個新戰士，可能會受敵人騙。（指了指小孩）

張海榮：這是？

梁 健：“見死不救三分罪”。把小孩抱回來，崗也不站了。

張海榮：噢，那我得趕緊去，也許還來得及。

李啓明：你來不及了，不過不要着急，你們排長和陈捷文他們早已出發了，你先休息一会跟我一塊去，看你跑的滿頭大汗。

張海榮：不是跑的，是急的。这下好了，陈班長回來了，

我这千斤担子有处放了。連長，我还当战士吧；当老兵也能帶着點兒新同志。当班長，我這點水平兒不够……

李啓明：怎麼？打退堂鼓了，想放棄領導。

張海榮：不是呀，我是說……是說我管我自己一个人行，要管一个班这十來口子我弄不下來；顧上头就顧不上尾。陈班長回來就好，他有經驗……

李啓明：他有經驗，是他的，他也是用腦子，用办法，依靠領導，摸出的經驗。新战士來了，他們要学老战士的，老战士要学当幹部的，学怎样帶好新同志，幫助他們進步、提高。就目前來說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教育，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教育。你說，今天刀京良这事兒是个啥問題呢？

張海榮：啥問題兒，中了敌人的調虎离山計唄！

李啓明：（指梁健、王益喜）你們說呢。

王益喜：我說还不光是这个，敌人知道我們部隊關心羣众痛苦，故意弄上个小孩，受个伤，讓咱去救，漏个空子鑽進來了。

梁 健：这是下的“苦肉計”！

李啓明：这些都对。从我們本身主觀上看呢？这是个紀律教育問題。（对張海榮）我問你，要是你是刀京良你怎麼辦？

張海榮：我？

李啓明：是呀，你怎麼辦？

張海榮：那我向帶班的報告，听他的处理，实在不行，只有等接哨的來了，再把他帶回來。

李啓明：要死人呢？

張海榮：要死人也不能沒有上級命令就離開崗位！

李啓明：对了，这样做是对的，你懂得什麼是衛兵的職責和紀律。新戰士呢？還沒有真正懂。怎麼辦？打退堂鼓吧，那敵人高興了。不行，當然不行。要教育，一點一滴教，時時刻刻教，新戰士們是熱心的，也听招呼，慢慢地就懂了。有人開玩笑說我們這當連長的是“兵頭兒，官尾巴。”要我說班長才真是兵頭兒！吃飯、睡覺、工作、戰鬥都在一起，寸步不離。這個班的新同志進步大不大，跟班長好壞是有很大的關係。

張海榮：那倒是。

李啓明：當幹部了，這思想就不能停在當戰士的那個水平上。

好好想想，再跟新戰士們談。

張海榮：是。連長，我還是先去看看，心放不下來！

李啓明：好吧。（張海榮敬禮下）

李啓明：（看了看小孩）用不着送衛生隊了吧？

王益喜：我看用不着送。

李啓明：那好，來！咱們來向他了解點兒情況，你這“衛生官”來當個“翻譯”。

王益喜：不行呀！

李啓明：唔？

梁健：是個啞巴。

王益喜：又聾又啞！

李啓明：誰說的？

王益喜：我試驗了一下，沒有反應。

李啓明：又有什麼名堂。

〔陳捷文上。〕

陳捷文：報告。

李啓明：回來了，怎麼樣？

陳捷文：抓到了一個，這傢伙擰着屁股躲在那棵咱叫它大烟囱的枯樹裏，他以為大概挺秘密，可這些地方我在醫院裏哪天也得在腦子裏过上幾遍。

〔眾笑起來。〕

陳捷文：這傢伙還帶一部報話機。

李啓明：那好，（對王益喜）你把他找個地方安頓一下。（對梁健）把那傢伙帶來。

〔王益喜抱小孩與梁健同下。〕

李啓明：你坐吧，怎麼樣？還沒有好利索吧？回來也好，在家休養休養。

陳捷文：連長，我可不是回來休養的……

李啓明：我也知道，這是句“客氣話”罷了，想在咱們目前這個情況下到邊疆第一線上“休養”，那是沒有門兒。要工作是不是？那就跟你談工作，二排還缺個副排長，你去幹吧。當然，這個問題支部是討論過的，最後要上級決定，我們想問題不大，你先去代理上兩天，熟悉熟悉也好，有意見嗎？

陳捷文：沒有。

李啓明：那就暫時決定了。

〔梁健押着一个犯人上。〕

梁 健：報告，已經帶來了。

李啓明：坐吧。叫什麼名字？幹什麼的？……不要說化名！

鄭仁霖：我姓鄭，叫鄭仁霖。在電台上搞報務的。

李啓明：有幾個人偷越國境？

鄭仁霖：一個，我一個人。

李啓明：撒謊，明擺着就有兩個。你們差點兒沒有把他弄死了，殺人犯！

鄭仁霖：這……這可不能冤枉我……

李啓明：這是事實，誰也沒有冤枉你。難道不是你利用了那個小孩偷越國境的？

鄭仁霖：（分辯地）那是“查理先生”，小鬍子查理幹的……

李啓明：他是誰？

鄭仁霖：美國人，探險隊的，他出的主意，他說：這是利用共產黨的“羣衆觀念”和“生理特種技術”……

李啓明：什麼“特種技術”？

鄭仁霖：打啞巴針，給那個小孩打了一針，他就什麼也不能說，變成啞巴了。

李啓明：然後你把他推下崖去，越過國境。

鄭仁霖：那是上峯的命令，不幹不行，沒法子，長官你多寬大吧，不瞞您老說，民國三十八年上打徐蚌會戰就寬大過，我……

李啓明：那你為什麼又跑到國外去！

鄭仁霖：沒辦法，生活逼的，朋友也拉我，再說我不幹別人也

会幹的。

李啓明：這麼說，我們以前对你寬大都白費了。

鄭仁霖：哪裏，哪裏，我一心力圖報答，“立功贖罪”。

李啓明：噢？！那听我說。

鄭仁霖：是是，長官有什麼吩咐。

李啓明：你是幹电台的，又帶來部報話机，当然知道在什麼時候，怎麼使用囉？

鄭仁霖：这个……这个使用我是知道的，什麼時候用，这就听大隊長指揮。我說了吧！他早晚就要過來的。

陈捷文：胡說，你在那大枯樹幹什麼？你不是在準備發報嗎？

鄭仁霖：这是……这是……

李啓明：这是哄小孩！你老实點兒！

鄭仁霖：是，是。我把呼号暗語都交代出來，它是“母狼，母狼……”

李啓明：你算了吧！告訴我們有啥用，我們喊破了嗓子也不頂事，你的那些“母狼”，“公狼”馬上就知道你掉到哪个陷阱裏去了。

鄭仁霖：那我就“無能为力”了。

李啓明：你來喊話！照你們約好的暗語，告訴他，建議他在……在黑林子西边界河過來！

鄭仁霖：这不行……不行吧，那我變成什麼人了，我不能賣朋友呀？

李啓明：“朋友”，什麼朋友？你要錯過这个贖罪的机会，你要後悔一輩子了。隨你便，你願意当你“朋友”的替死